

# 主編語

廖新田 /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

雖說視覺藝術以觀看為主要媒介，但視覺欣賞的過程、美學感受、作品的意義、藝術家的創作歷程等等與藝術接觸的經驗，非賴文字傳達與記錄不可。圖像理論已經確證：視覺感知是「聯覺」機制——亦即觀看時會連繫其他感官完成視訊的接收與意義建構，而圖像是「互文」的現象——文字、符號往往會協助我們深入理解圖像的世界。藝術評論其實就是文字介入藝術世界的最經典型態：以文字為載體的思維展現出人們對藝術的看法，如今已成為藝術世界重要的項目，甚至是專門的學術領域了。文字是思想的載體，而形構與再現思想的書寫就更形重要了。從其他學理也說明文字與書寫的重要性：法國學者傅柯（Michel Foucault, 1926-1984）的論述與權力、知識考古學論點，說明吾人的認知與歷程深深受制於權力型態與知識演繹。換言之，領域知識的形成並非理所當然，而是人為的結果，知識社會學如是說。

延伸到美術知識，臺灣美術及其演變受到了特定的書寫與論述的影響，特別是最終極的「史觀」。因此，若有機會「反身性」（reflexivity）地考察當今臺灣美術的敘述形貌與價值何以如此、何以走向現今的路徑，那麼透過探究論述與書寫的角度更能釐清原因。例如：我們常用的「東方」一詞，戰後有何演變和意涵的轉換？又，政治分隔後

兩岸的文藝思想與概念有何差異？是大同小異或小同大異？都是有趣且有學術意義的提問。總之，書寫與論述的態度是後設的，臺灣美術研究發展至今有一定質量成果，但檢視自身的知識形構與書寫比較少被觸及。希望藉由這個主題喚起讀者與研究者重視反身與後設的臺灣美術史。特別是戰後臺灣美術現代藝術運動中的傳統衝突，兩岸分殊發展所衍伸的文化差異，都是可探討的新領域。本期兩篇主題論文〈西風東漸——戰後臺灣美術「再東方化」的歷程〉、〈兩岸視野：當代藝術批評的藝術社會化與商品化〉正好可管窺其貌，值得關注。另外，因為上期「景點與記憶」稿擠，〈那須雅城《新高山之圖》探析〉、〈他「鄉」是故「鄉」：戰後臺中畫家筆下的柳川克難屋風景畫〉加入這期陣容，更為熱鬧。一般論文有〈翰墨情緣——1986年國立歷史博物館「曾紹杰書法篆刻回顧展」之回看與反思〉，評論有〈《地域性的子午線》：關於呂宋海峽兩岸交流的紙上藝術文獻庫〉，增加本期的廣度與可讀性，精彩可期。

《臺灣美術》學刊是臺灣美術史研究的重要平台，「臺灣」做為論述與書寫的思考核心與價值，最終將匯歸為臺灣文化認同與主體性意義，更充實了臺灣美術的內容及正當化臺灣美術史。整體而言，這份學刊不正是論述與書寫的實踐與行動？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圖版：李錫奇，《月之祭》（部分），1972，絹印版畫，36 × 50.9 cm，  
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，圖片來源：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。